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五禮通考卷二百四十三

詳校官侍郎臣劉躍雲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臣王鍾泰

謄録監生臣畢所諿

五禮通考卷二百四十三

刑部尚書秦蕙田撰

軍禮十一

田獵下

漢書司馬相如傳嘗從上至長楊獵是時天子方好擊熊豕馳逐埜獸相如因上疏諫其辭曰臣聞物有同類而殊能者故力稱烏獲捷言慶忌勇期賁育臣之愚竊

以為人誠有之獸亦宜然今陛下好陵阻險射猛獸卒然遇逸材之獸駭不存之地犯屬車之清塵輿不及還轅人不暇施巧雖烏獲逢蒙之技不得用枯木朽株盡為難矣是胡越起於轂下而羌夷接軫也豈不殆哉雖萬全而無患然本非天子之所宜近也且夫清道而後行中路而馳猶時有銜橛之變況乎涉豐草騁丘虛前有利獸之樂而内無存變之意其為害也不難矣夫輕萬乘之重不以為安樂出萬有一危之塗以為娱臣竊

為陛下不取葢明者遠見于未萌而知者避危於無形
旤固多藏于隱微而發于人之所忽者也故鄙諺曰家
絫千金坐不垂堂此言雖小可以諭大臣願陛下留意
幸察上善之

文獻通考元鼎中天子行獵新秦中以勒邊兵而歸新
秦中或千里無亭徼於是誅北地太守以下

漢書元帝本紀永光五年冬上幸長楊射熊館布車騎
大獵

成帝本紀元延二年冬行幸長楊宫大校獵宿萯陽宫
揚雄傳十二月羽獵雄從以為昔在二帝三王宫室
臺榭沼池苑囿林麓藪澤財足以奉郊廟御賔客充
庖廚而已不奪百姓膏腴穀土桑柘之地女有餘布
男有餘粟國家殷富上下交足故甘露零其庭醴泉
流其唐鳳凰巢其樹黄龍遊其沼麒麟臻其囿神爵
棲其林昔者禹任益虞而上下和草木茂成湯好田
而天下用足文王囿百里民以為尚小齊宣王囿四

十里民以為大裕民之與奪民也武帝廣開上林南至宜春鼎湖御宿昆吾旁南而西至長楊五柞北繞黄山瀕渭而東周袤數百里穿昆明池象滇河營建章鳳闕神明馺娑漸臺泰液象海水周流方丈瀛洲蓬萊游觀侈靡窮妙極麗雖頗割其三垂以贍齊民然至羽獵田車戎馬器械儲偫禁御所營尚泰奢麗誇詡非堯舜成湯文王三驅之意也又恐後世復修前好不折中以泉臺故因校獵賦以風　明年上將

大誇胡人以多禽獸秋命右扶風發民入南山西自褒斜東至宏農南毆漢中張羅罔罝罘捕熊羆豪猪虎豹狖玃狐菟麋鹿載以檻車輸長楊射熊館以罔為周阹縱禽獸其中令胡人手搏之自取其獲上親臨觀焉是時農民不得收斂雄從至射熊館還上長楊賦聊因筆墨成文章故藉翰林以為主人子墨為客卿以風

後漢書禮儀志立秋之日自郊禮畢始揚威武斬牲于

郊東門薦陵廟其儀乘輿御戎路白馬朱鬣躬執弩射
牲牲以鹿麛太宰令謁者各一人載獲車馳駟送陵廟
還宮遣使者齎束帛以賜武官武官肆兵習戰陣之儀
斬牲之禮名曰貙劉兵官皆肄孫吳兵法六十四陣名
曰乘之立春遣使者齎束帛以賜文官貙劉之禮祠先
虞執事告先虞已烹鮮時有司告乃逡巡射牲獲車畢
有司告事畢

野王二老傳初光武貳於更始會關中擾亂遣前將

軍鄧禹西征送之於道既反因於野王獵路見二老者即禽光武問曰禽何向並舉手西指此中多虎臣每即禽虎亦即臣大王勿往也光武曰苟有其備虎亦何患父曰何大王之謬耶昔湯即桀于鳴條而大城于亳武王亦即紂于牧野而大城於郟鄏彼二王者其備非不深也是以即人者人亦即之雖有其備庸可忽乎光武悟其旨顧左右曰此隱者也將用之辭而去莫知所在

東平憲王蒼傳蒼拜驃騎將軍位在三公上永平四年春車駕近出觀覽城第尋閱當遂校獵河内蒼即上書諫曰臣聞時令盛春農事不聚衆興功傳曰田獵不宿飲食不享出入不節則木不曲直此失春令者也臣知車駕今出事從約省所過吏人諷誦甘棠之德雖然動不以禮非所以示四方也惟陛下因行田野循視稼穡消揺仿佯弭節而旋至秋冬乃振威靈整法駕備周衛設羽毛詩云抑抑威儀惟德之隅臣不勝憤懣伏自手

書乞詣行在所極陳至誠帝覽奏即還宫

明帝本紀永平十五年冬車騎校獵上林苑

安帝本紀延光二年十一月校獵上林苑

順帝本紀永和四年冬十月校獵上林苑

桓帝本紀永興二年十一月校獵上林苑

延熹元年冬十月校獵廣成遂幸上林苑　六年冬十月丙辰校獵廣成遂幸函谷關上林苑

靈帝本紀光和五年冬十月校獵上林苑歷函谷關遂

巡狩于廣成苑

右漢

魏志文帝本紀黄初二年春正月甲戌校獵

王朗傳文帝踐阼朗為司空時帝頗出游獵或昏夜還

宫朗上疏曰夫帝王之居外則飾周衛内則重禁門將

行則設兵而後出幄稱警而後踐墀張弛而後登輿清

道而後奉引遮列而後轉轂静室而後息駕皆所以顯

至尊務戒慎垂法教也近日車駕出臨捕虎日昃而行

及昏而反違警蹕之常法非萬乘之至慎也帝報曰覽表雖魏絳稱虞箴以諷晉悼相如陳猛獸以戒漢武未足以喻方今二寇未殄將帥遠征故時入原野以習戎備至於夜還之戒已詔有司施行

蘇則傳則為侍中從行獵槎桎拔失鹿帝大怒踞牀拔刀悉收督吏將斬之則稽首曰臣聞古之聖王不以禽獸害人今陛下方隆唐堯之化而以獵戲多殺羣吏愚臣以為不可敢以死請帝曰卿直臣也遂皆赦之然以此見憚

吳大帝紀漢建安二十三年十月權將如吳親射虎於庱亭馬爲虎所傷權投以雙戟虎却廢常從張世擊以戈獲之

右三國

晉書楊濟傳濟有才藝嘗從武帝校獵北芒下與侍中王濟俱著布袴褶騎馬執角弓在輦前猛獸突出帝命王濟射之應弦而倒須臾復一出濟受詔又射殺之六軍大叫稱快

右晉

宋書文帝本紀元嘉二十五年三月庚辰車駕校獵

禮志元嘉二十五年閏二月大蒐於宣武場主冑奉詔

列奏申攝䒭日校獵百官備辦設行宮殿便坐武帳於

幕府山南岡設王公百官便坐幔省如常儀設南北左

右四行旌門建獲旗以表獲車殿中郎一人典獲車主

者二人收禽吏二十四人配獲車備獲車十二兩校獵

之官著袴褶有帶武冠者脫冠者上纓二品以上擁刀

備鞘麾幡三品以下帶刀脅騎乗將領部曲先獮一日

遣屯布圍領軍將軍一人督右甄護軍一人督左甄大

司馬一人居中董正諸軍悉受節度殿中郎率護軍部

曲在大司馬之後尚書僕射都官尚書五兵尚書左右

丞都官諸曹郎都令史都官諸曹令史幹蘭臺治書侍

御史令史諸曹令史幹督攝糺司校獵非違至日會於

宣武場列為重圍設留守填街位於雲龍門外内官道

北外官道南以西為上設從官位於雲龍門内大官階

北小官階南以西為上設先置官位於行止車門外内官道西外官道東以北為上設先置官還位於廣莫門外道之東西以南為上校獵日平旦正直侍中奏中嚴上水一刻奏搥一鼓為一嚴上水二刻奏搥二鼓為再嚴殿中侍御史奏開東中華雲龍門引仗為小駕鹵簿百官非校獵之官著朱服集列廣莫門外應還省者還省留守塡街後部從官就位前部從官依鹵簿先置官先行上水三刻奏搥三鼓為三嚴上水四刻奏外辦正

次直侍中散騎常侍給事黄門侍郎散騎侍郎軍校劍履進夾上閤正直侍中負璽通事令史帶龜印中書之印上水五刻皇帝出著黒介幘單衣乘輦正直侍中負璽陪乘不帶劍殿中侍御史督攝黄麾以内次直侍中次直黄門侍郎護駕在前又次直侍中佩信璽行璽與正直黄門侍郎從護駕在後不鳴鼓角不得諠譁以次引出警蹕如常儀車駕出贊皇太子入守車駕將至威儀唱引先置前部從官就位再拜車駕至

行殿前迴輦正直侍中跪奏降輦次直侍中稱制曰可正直侍中俛伏起皇帝降輦登御座侍臣升殿直衞鈒戟虎賁毛頭文衣鶡尾以次列階正直侍中奏解嚴先置從駕百官還便座幔省皇帝若親射禽變御戎服內外從官及虎賁悉變服如校獵儀鈒戟抽鞘以備武衞黃麾內外從入圍裏列置部曲廣張甄圍旗鼓相望銜枚而進甄周圍會督甄令史奔騎號法施令曰春禽懷孕蒐而不射鳥獸之肉不登于俎不射皮革齒牙骨角

毛羽不登於器不射甄會大司馬鳴鼓蹴圍衆軍鼓譟警角至宣武場止大司馬屯北旌門二甄帥屯左右旌門殿中中郎率護軍部曲入次北旌門内之右皇帝從南旌門入射禽謁者以獲車收載還陳於獲旗北王公以下以次射禽各送詣獲旗下付收禽主者事畢大司馬鳴鼓解圍復屯殿中郎率其屬收禽以實獲車充庖厨列言統膳正厨置罇酒俎肉于中逵以犒饗校獵衆軍至晡正直侍中量宜奏嚴從官還著朱服斂戟復鞘

再嚴先置官先還三嚴後二刻正直侍中奏外辦皇帝著果介幘單衣正次直侍中散騎常侍給事黃門侍郎軍校進夾御坐正直侍中跪奏還宫次直侍郎稱制曰可正直侍中俛伏起乘輿登輦還衛從如常儀大司馬鳴鼓散屯以次就舍車駕將至威儀唱引留守填街先置前部從官就位再拜車駕至殿前迴輦正直侍中跪奏降輦次直侍中稱制曰可正直侍中俛伏起乘輿降入正直次直侍中散騎常侍給事黃門侍郎散騎侍郎

軍校從至閤亦如常儀正直侍中奏解嚴内外百官拜
表問訊如常儀訖罷
宋書孝武帝本紀大明七年春正月癸酉詔曰春蒐之
禮著自周令講事之語書于魯史所以昭宣德度示民
軌則念歲稔氣榮中外寧晏當因農隙葺是舊章可克
日于玄武湖大閲水師并巡江右講武校獵二月丁巳
車駕校獵於歷陽之烏江己未車駕登烏江縣六合山
十月己巳車駕校獵于姑孰

禮志大明七年二月丙辰有司奏鑾輿巡蒐江左講武校獵獲肉先薦太廟章太后廟并設醯酒公卿行事及獻妃陰室室長行事大學博士虞龢議檢周禮四時講武獻牲各有所施振旅春蒐則以祭社茇舍夏苗則以享礿治兵秋獮則以祀方大閱冬狩則以享烝案漢祭祀志唯立秋之日白郊事畢始揚威武曰貙劉乘輿入囿躬執弩以射牲以鹿麛太宰令謁者各一人載獲車馳送陵廟然則春田薦廟未有先准兼太常丞庾蔚之

議稣所言是蒐狩不失其時此禮久廢今時稣表晏講
武教人又虔供乾豆先薦二廟禮情俱允社主土神司
空土官故祭社使司空行事太廟宜使上公參議蒐狩
之禮四時異議禮有損益時代不同今既無復四方之
祭三殺之儀曠廢來久禽獲牲物面傷翦毛未成禽不
獻太宰令謁者擇上殺奉送先薦廟社二廟依舊以太
尉行事詔可

蕙田案以上宋

隋書禮儀志古者三年練兵入而振旅至于春秋蒐獮亦以講其事焉梁陳時依宋元嘉二十五年蒐宣武塲其法置行軍殿於幕府山南岡并設王公百官幕先獵一日遣馬騎布圍右領軍將軍督右左領軍將軍督左大司馬董正諸軍獵日侍中三奏一奏搥一鼓爲嚴三嚴訖引仗爲小駕鹵簿皇帝乘馬戎服從者悉絳衫幘黄麾警蹕鼓吹如常儀獵訖宴會享勞比校多少戮一人以懲亂法會畢還宫

陳書後主本紀禎明二年冬十月輿駕幸莫府山大校獵

蕙田案以上梁陳

魏書道武帝本紀登國九年春三月帝北巡夏五月田於河東

皇始元年春正月大蒐於定襄之虎山因東幸善無北陂

天興六年七月車駕北廵築離宮於犲山縱士校獵東

北踰闒嶺出參合代谷

天賜三年春正月車駕北廵幸犲山宫校獵至屋孤山

明元帝本紀永興四年春正月登虎圈射虎賜南平公

長孫嵩等布帛各有差秋七月大獮於石會山臨去畿

陂觀漁至於濡源西廵幸北郊諸落賜以繒帛八月車

駕還宫壬子幸西宫臨板殿大享羣臣將吏以田獵所

獲賜之命民大酺三日　五年六月西幸五原校獵於

骨羅山獲禽十萬

神瑞二年五月丁亥次于參合東幸大甯丁未田於西

岬山六月戊午幸去畿陂觀魚辛酉次于濡源築立蟀

臺射白熊于頹牛山獲之

泰常元年六月丁巳車駕北巡秋七月甲申帝自白鹿

陂西行大獮于牛山登釜山臨殷繁水而南觀于九十

九泉戊戌車駕還宮　二年五月車駕西巡至于雲中

遂濟河田于大漠　四年正月朔車駕臨河大蒐于犢

渚冬十有二月西巡至雲中踰白道北獵于屋孤山至

于黄河從君子津西渡大狩于薛林山　六年夏六月乙酉北廵至蟠羊山秋七月西廵獵于祚山親射虎獲之遂至於河八月大獮于犢渚九月車駕還宫　七年九月己酉詔太平王率百國以法駕田于東苑車乘服物皆以乘輿之副　八年三月帝田于鄴南韓陵山幸汲郡至于枋頭

太武帝本紀神䴥元年夏四月西廵田于河西冬十月北廵田于牛川十有一月行幸河西大校獵　二年十

有一月西巡狩田于河西至祚山而還　三年八月行幸南宫獵于南山

太延元年秋七月田于梱楊十有一月乙丑行幸冀州己巳校獵于廣川　二年八月帝校獵于河西

太平真君七年二月幸雍城田于岐山之陽

文成帝本紀太安二年秋八月甲申畋于河西　三年夏五月庚申畋于松山己巳還宫秋八月畋于陰山之北己亥還宫　四年二月南幸信都畋遊于廣川六月

畋于松山

和平二年三月發并肆州五千人治河西獵道　三年二月畋于崞山遂觀魚于旋鴻池　四年夏四月癸亥上幸西苑親射虎三頭壬寅行幸陰山秋七月壬午詔曰朕每歲以秋日閒月命羣官講武平壤所幸之處必立宫壇糜費之功勞損非一宜仍舊貫何必改作也八月丙寅遂畋于河西詔曰朕順時畋獵而從官殺獲過度既殫禽獸乖不合圍之義其勅從官及典圍將校自

令以後不聽濫殺其田獲皮肉別自須賫

獻文帝本紀皇興元年十月癸卯畋于邦南池　二年五月乙卯畋于崞山遂幸繁畤冬十月畋于冷泉　三年夏四月丁酉畋于崞山

出帝本紀永熙二年十有二月丁巳車駕狩于嵩陽已巳遂幸溫湯丁丑車駕還宮　三年二月辛巳幸洪池陂遂遊畋

周書文帝本紀魏大統八年冬十二月魏帝狩于華陰

大享將士太祖率諸侯朝于行在所

魏書孝靜帝本紀武定元年春正月己巳車駕蒐于邯

鄲之西山冬十有車駕狩于西山

尒朱榮傳榮之將討葛榮也軍次襄垣遂令軍士列

圍大獵有雙兔起於馬前榮乃躍馬彎弓而誓之曰

中之則禽葛榮不中則否既而並應弦而殪三軍咸

悅及破賊之後即命立碑於其所號雙兔碑　榮性

好獵不舍寒暑至於列圍而進必須齊一雖遇阻險

不得回避虎豹逸圍者坐死其下甚苦之太宰元天穆從容謂榮曰大王勲濟天下四方無事惟宜調政養民順時蒐狩何必盛夏馳逐傷犯和氣榮便攘肘謂天穆曰太后女主不能自正推奉天子者此是人臣常節葛榮之徒本是奴才乘時作亂妄自署假譬如奴走擒獲便休頃來受國大寵未能開拓境土混一海内何宜今日便言勲也如聞朝士尤自寛縱今秋欲共兄戒勒士馬校獵嵩原令貪汚朝貴入圍搏

虎仍出曾陽歷三荊惡擁生蠻北鎮回軍之際因平汾胡明年簡練精騎分出江淮肅行若降乞萬戶侯如其不降徑度數千騎便往縛取待六合寧一八表無塵然後共兄奉天子巡四方觀風俗布政教如此乃可稱勲耳今若止獵兵士懈怠安可復用也

蕙田案以上北魏

隋書禮儀志後齊春蒐禮有司規大防建獲旗以表獲車蒐前一日命布圍領軍將軍一人督左甄護軍將軍

一人督右甄大司馬一人居中節制諸軍天子陳小駕服通天冠乘木輅詣行宫將親禽服戎服執戟者皆嚴武衛張甄圍旗鼓相望銜枚而進甄常開一方以令三驅圍合吏奔騎令曰鳥獸之肉不登于俎者不射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登于器者不射甄合大司馬鳴鼓促圍衆軍鼓譟鳴角至期處而止大司馬屯北旌門二甄帥屯左右旌門天子乘馬從南旌門入親射禽謁者以獲車收禽載還陳于獲旗之北王公已下以次射禽皆

送旗下事畢大司馬鳴鼓解圍復屯殿中郎中率其屬收禽以實獲車天子還行宮命有司每禽擇取三十一曰乾豆二曰賓客三曰充君之庖其餘即于圍下量犒將士禮畢改服鈒者韜刀而還夏苗秋獮冬狩禮皆同河清中定令每歲十二月半後講武至晦遂除二軍兵馬右入千秋門左入萬歲門並至永巷南下至昭陽殿北二軍交一軍從西上閤一軍從東上閤並從端門南出閶闔門前橋南戲射並訖送至城南郭外罷

北齊書神武本紀興和二年十二月阿至羅別部遣使請降神武帥衆迎之出武州塞不見大獵而還

文宣帝本紀天保四年春正月廵三堆戍大狩而歸五月庚寅帝校獵于林慮山戊子還宮

後主本紀武平四年九月校獵于鄴東　七年冬十月丙辰帝大狩于祁連池

綦毋顯傳顯少經軍旅善於騎射曾從魏孝莊帝出獵一日之中手獲禽獸七十三

元坦傳坦為冀州刺史性好畋漁無日不出秋冬獵雉兔春夏捕魚蟹鷹犬常數百頭自言寧三日不食不能一日不獵

北史馮淑妃傳周師之取平陽帝獵于三堆晉州亟告急帝將還淑妃請更殺一圍帝從其言

蕙田案以上北齊

隋書禮儀志後周仲春教振旅大司馬建大麾于萊田之所鄉稍之官以旗物鼓鐸鉦鐃各帥其人而致誅其

後至者建麾于後表之中以集衆庶質明偃麾誅其不及者乃陳徒騎如戰之陣大司馬北面誓之軍中皆聽鼓角以為進止之節田之日于其所萊之北建旗為和門諸將帥徒騎序入其門有司居門以平其人旣入而分其地險野則徒前而騎後易野則騎前而徒後旣陣皆坐乃設驅逆騎有司表貉于陣前以太牢祭黄帝軒轅氏於狩地為墠建二旗列五兵於坐側行三獻禮遂蒐田致禽以祭社仲夏教茇舍如振旅之陣遂以苗田

如蒐法致禽以享礿仲秋教練兵如振旅之陣遂以獮田如蒐法致禽以祀方仲冬教大閱如振旅之陣以狩田如蒐法致禽以享烝

周書武帝本紀建德五年春正月辛卯行幸河東涑川集關中河東諸軍校獵

蕙田案以上北周田獵儀式規仿周官頗為近古蓋盧辯輩所潤色也

右南北朝

隋書煬帝本紀大業三年六月辛巳獵于連谷

禮儀志大業三年煬帝在榆林突厥啟民及西域東胡君長並來朝貢帝欲誇以甲兵之盛乃命有司陳冬狩之禮詔虞部量拔延山南北周二百里並立表記前狩二日兵部建旗於表所五里一旗分為四十軍軍萬人騎五千匹前一日諸將各帥其軍集於旗下鳴鼓後至者斬詔四十道使並揚旗建節分申明令即留軍所監獵布圍圍南面方幘而前帝服紫袴褶黒介幘乘鬭豬

車其飾如木輅重輞縵輪蚪龍繞轂漢東京鹵簿所謂獵車者也駕六黑駵太常陳鼓笳鐃簫角於帝左右各一百二十百官戎服騎從鼓行入圍諸將並鼓行越圍乃設驅逆騎千有二百闢豬停軔有司斂大綏王公以下皆整弓矢陳於駕前有司又斂小綏乃驅獸出過於帝前初驅過有司整御弓矢以前待詔再驅過備身將軍奉進弓矢三驅過帝乃從禽鼓吹皆振坐而射之每驅必三獸以上帝發抗大綏次王公發抗小綏次諸將

發則無鼓驅逆之騎乃止然後三軍四夷百姓皆獵凡射獸自左膘而射之達于右腢五口反為上等達右耳本為次等自左髀達于右䯚為下等羣獸相從不得盡殺已傷之獸不得重射又逆向人者不射其面出表者不逐之畋將止虞部建旗於圍內從駕之鼓及諸軍鼓俱振卒徒皆譟諸獲禽者獻於旗所致其左耳大獸公之以供宗廟使歸薦腊于京師小獸私之

右隋

唐書禮樂志皇帝狩田之禮亦以仲冬前期兵部集衆庶修田法虞部表所田之野建旗于其後前一日諸將帥士集於旗下質明弊旗後至者罰兵部申田令遂圍田其兩翼之將皆建旗及夜布圍闕其南面駕至田所皇帝鼓行入圍鼓吹令以鼓六十陳于皇帝東南西向六十陳于西南東向皆乘馬各備簫角諸將皆鼓行圍乃設驅逆之騎皇帝乘馬南向有司斂大綏以從諸公王以下皆乘馬帶弓矢陳于前後所司之屬又斂小綏

以從又驅獸出前初一驅過有司整飭弓矢以前再驅過有司奉進弓矢三驅過皇帝乃從禽左而射之每驅必三獸以上皇帝發抗大綏然後公王發抗小綏驅逆之騎止然後百姓獵凡射獸自左而射之達于右腢為上射達右耳為次射右髀達于右髃為下射羣獸相從不盡殺已被射者不重射不射其面不翦其毛凡出表者不逐之田將畢虞部建旗于田内乃雷擊駕鼓及諸將之鼓士從譟呼諸得禽獸旗下致其左耳大獸公之

小獸私之其上者供宗廟次者供賓客下者充庖厨乃命有司饁獸于四郊以獻告至于廟開元禮畧同

通典李靖曰校獵一人守圍地三尺量人多少以左右兩將為交頭其次左右將各主士伍為行列皆以金鼓旗為節制其初起圍張翼隨山林地勢無遠近部分其合圍地虞候先撢定訖以善弧矢者為圍中騎其步卒槍幡守圍有漏獸坐守圍吏大獸公之小獸私之以觀進止斯亦教戰一端也

唐書高祖本紀武德三年正月己巳獵于渭濵　四年閏月己未幸舊墅壬戌獵於好畤乙丑獵于九嵏丁卯獵于仲山戊辰獵于清水谷　五年十一月癸卯獵于富平北原十二月丙辰獵于萬壽原　六年二月壬子獵于驪山十月庚申獵于白鹿原十一月辛卯獵于沙苑丁酉獵于伏龍原　七年十月辛未獵于鄠南庚寅獵于圍川十二月戊辰獵于高林　八年十月辛巳如周氏陂獵于北原十一月辛卯如宜州獵于西原庚子

講武于同官癸丑獵于華池北原十二月獵于鳴犢泉

巢剌王元吉傳元吉為并州總管劉武周略汾晉詔遣右衛將軍宇文歆助守元吉喜鷹狗出常載罝罔三十車曰我寧三日不食不可一日不獵夜潛出淫民家府門不閉歆驟諫不納乃顯表於帝曰王數出與竇誕縱獵蹂民田縱左右攘敓畜産為盡每射于道觀人避矢以為樂百姓怨不可與共守

蘇世長傳世長拜諫議大夫從獵涇陽大獲帝入旌

門詎左右曰今日畋樂乎世長曰陛下廢萬機事遊
獵不滿十旬未為樂也帝變色既而笑曰狂態發邪
曰為臣計則狂為陛下計則忠矣時武功鄠新經突
厥寇掠鄉聚凋虛帝將遂獵武功世長諫曰突厥向
盜刼人陛下救恤之言未出口又獵其地殆百姓不
堪所求帝不聽
呂向傳向以起居舍人從帝東廵帝引頡利發及蕃
夷酋長入仗内賜弓矢射禽向上言鴟梟不鳴未為

瑞爲豺虎雖伏弗曰仁獸況突厥安忍殘賊莫顧君父陛下震以武義來以文德勢不得不庭故稽顙稱臣奔命遣使陛下引内從官陪封禪盛禮使飛矢于前同獲獸之樂是狎昵太過或剚卿詭動何羅竊發逼嚴蹕冒清塵縱醢單于汙穹廬何以塞責帝順納詔蕃夷出仗

唐儉傳儉爲民部尚書從獵洛陽苑羣豕突出于林帝射四輒殪四豕一豕躍及鐙儉投馬搏之帝拔劍

斷冡顧笑曰天策長史不見上將擊賊耶何懼之甚

對曰漢祖以馬上得之不以馬上治之陛下神武定

四方豈復快心于一獸帝為罷獵

褚亮傳高祖獵親格虎亮懇愊致諫帝禮納其言

唐書高宗本紀顯慶二年十一月乙巳獵于滍南壬子

講武于新鄭　五年十二月辛未獵于安樂川

龍朔元年十月丁卯獵于陸渾戊辰獵于非山

舊唐書高宗本紀總章二年九月己亥發自九成宮壬

寅停華林頓大蒐于岐

唐書高宗本紀咸亨二年十二月癸酉獵于昆陽　四年閏五月丁卯禁作簺捕魚營圏取獸者

上元元年十一月乙酉獵于華山回武原

通典高宗永徽元年冬出獵在路遇雨因問諫議大夫谷那律曰油衣若為不得漏對曰能以瓦為之必不漏矣上大悦因此不復出獵

唐書中宗本紀神龍元年十月癸亥幸龍門乙丑獵于

新安

通典睿宗先天元年十一月獵於驪山之下侍中魏知古上詩諫曰嘗聞夏太康五子訓禽荒我后來冬狩三驅盛禮張順時鷹隼擊講事武功揚奔走未及去翾飛豈暇翔飛熊從渭水瑞翟想陳倉此欲誠難縱兹遊不可常子雲陳羽獵僖伯諫漁棠得失鑒齊楚仁恩合禹湯雍熙諒在宥亭毒匪多傷辛則令為決虞箴遂孔彰手制曰所進十韻三復研精良增歎美于時因暇景為

苗而畋開一面之羅展三驅之禮無情校獵但慕前禽
卿有箴規輔予不逮今賜物五千段用以勸奬
唐書玄宗本紀開元元年十月甲辰獵于渭川
文獻通考明皇開元三年大蒐于鳳泉右補闕崔向上
疏曰臣聞天子三田若古有訓豈惟為乾豆賔客庖厨
者哉亦將閱兵講武戒不虞也詩美宣王之田徒御不
驚有聞無聲謂畋獵時人皆銜枚有若聞而無讙譁也
又曰悉率左右以燕天子謂悉驅禽順有左右之宜以

安待王射也則知大綏將下亦有禮焉側聞獮于渭濵有異於是六飛馳騁萬騎騰躍衝翳薈蹴豪龍越嶄險靡榛藜紅塵坐昏白日將暗毛羣擾攘羽族繽紛左右戎夷竝伸驍勇攢鏑亂下交刃霜飛而降尊亂卑爭捷於其間豈不殆哉夫環衞而居彖泰容攸待清道而出行人尚驚如有墜駕之虞流矢之變獸窮則搏鳥窮則攫陛下復何以當之哉惟深思後慮以誡後圖天下幸甚

唐書吳兢傳開元十三年帝東封泰山道中數馳射為

樂㓟諫曰方登岱告成不當逐狡獸使有垂堂之危朽株之殆帝納之

玄宗本紀十四年十二月獵于方秀川　十五年十一月獵于城南

舊唐書玄宗本紀開元十七年十二月校獵渭濱

唐書代宗本紀大歷四年十一月禁畿内弋獵　十三年十月禁京畿持兵器捕獵

德宗本紀貞元三年十二月獵于新店　八年十二月

獵于城東　十年十二月獵于城南

舊唐書德宗本紀貞元十一年十二月戊辰上獵苑中戒多殺止行三驅之禮勞士而還

唐書憲宗本紀元和九年十一月戊子罷京兆府獵獻狐兎

穆宗本紀元和十五年正月即皇帝位十二月庚辰獵于城南壬午擊鞠于右神策軍遂獵于城西甲申獵于苑北

長慶二年十月己卯獵于咸陽十一月庚午皇太后幸華清宫癸酉迎皇太后遂獵于驪山

白居易傳居易知制誥穆宗好畋游獻續虞人箴以諷曰唐受天命十有二聖兢兢業業咸勤厥政鳥生深林獸在豐草春蒐冬狩取之以道鳥獸蟲魚各遂其生民野君朝亦克用寧在昔元祖厥訓孔彰馳騁田獵俾心發狂何以效之曰羿與康曾不是誡終然覆亡高祖方獵蘇長進言不滿十旬未足爲權上心

既悟爲之輟畋降及宋璟亦諫𤣥宗溫顔聽納獻替
從容璟趨以出鷄死握中噫逐獸于野走馬于路豈
不快哉銜橛可懼審其安危唯聖之慮
文宗本紀太和四年三月癸卯禁京畿弋獵
開成元年二月乙亥停獻鷙鳥畋犬
舊唐書武宗本紀會昌二年十月帝幸涇陽校獵白鹿
原諫議大夫高少逸鄭朗等于閣内論陛下校獵大頻
出城稍遠萬幾廢弛星出夜歸方今用兵且宜停止上

優勞之諫官出謂宰相曰諫官甚要朕時聞其言庶幾減過　四年十月獵于鄠縣十二月獵于雲陽

唐書憲宗懿安皇后郭氏傳武宗喜畋游擇五坊小兒得出入禁中他日問后起居后曰諫臣章疏宜審覽度可用用之有不可以詢宰相毋拒直言帝再拜還索諫章閱之往往道游獵事自是畋幸希小兒等不復横賜矣

右唐

五代史唐莊宗本紀同光元年十二月壬辰畋于伊闕

二年十一月癸卯畋于伊闕丙午至自伊闕　三年

十二月己卯畋于白沙

家人傳莊宗方與后荒于畋游十二月己卯獵畋于

白沙后率皇子后宮畢從歷伊闕宿龕澗癸未乃還

何澤傳莊宗好畋獵數踐民田澤乃潛身伏草間伺

莊宗當馬諫曰陛下未能一天下以休兵而暴歛疲

民以給軍食今田將熟奈何恣畋遊以害多稼使民

何以出租賦吏何以督民耕陛下不聽言願賜臣死于馬前使後世知陛下之過莊宗大笑為之止獵伶官傳莊宗好畋獵獵于中牟踐民田中牟縣令當馬切諫為民請莊宗怒叱縣令去將殺之伶人敬新磨知其不可乃率諸伶走追縣令擒至馬前責之曰汝為縣令獨不知吾天子好獵耶奈何縱民稼穡以供稅賦何不飢汝縣民而空此地以備吾天子之馳騁汝罪當死因前請亟行刑諸伶共倡和之莊宗大

笑乃得免

明帝本紀天成二年十二月甲辰畋于東郊

宋史符彦卿傳清泰中彦卿改易州兼領北面騎軍

賜戎服介冑戰馬嘗射獵遂城鹽臺淀一日射麞麂

狼兔四十二觀者神之

晉出帝本紀天福八年十月壬子畋于近郊

開運二年三月丁未畋于戚城十二月丁丑畋于近郊

南唐近事烈祖輔吳四方多壘雖一騎一卒必加姑

息然羣校多從禽聚飲近野或搔擾民庶上欲糾之以法而方藉其材力思得酌中之計問於嚴求求曰無煩繩之易絶耳請敕泰興海陵諸縣罷採鷹鸇可不令而止烈祖從其計朞月之間羣校無復游墟落者

右五代

宋史太祖本紀建隆二年二月己卯禁春夏捕魚射鳥

十二月庚戌畋于近郊

禮志建隆二年始校獵于近郊先出禁軍為圍場五坊以鷙鷹細犬從帝親射走兔三從官貢馬稱賀其後多以秋冬或正月田于四郊從官或賜窄袍煖鞾親王以下射中者賜以馬

太祖本紀建隆三年十月辛亥畋近郊十一月己卯畋于近郊

乾德元年冬十月己亥田近郊十一月己亥畋近郊

二年十一月壬辰畋近郊

開寶元年冬十月己未畋近郊　二年十月戊子畋近郊十一月甲寅畋近郊　五年十一月己亥畋近郊

八年九月壬申狩近郊逐兔馬蹶墜地因引佩刀刺馬殺之既而悔之曰吾為天下主輕事畋獵又何罪馬哉自是遂不復獵　九年五月己巳幸飛龍院觀漁金水河

太宗本紀太平興國二年九月丙辰狩近郊十月辛巳畋近郊十二月庚午畋近郊　三年夏四月丙辰禁民

自春及秋毋捕獵冬十月庚午畋近郊十二月庚午畋近郊　四年二月戊寅次澶州觀魚于河十一月己丑畋近郊十二月丁卯畋近郊

禮志太宗將北征因閱武獵近郊以多盜獵狐兔者命禁之有衛士奪人獐當死帝曰若殺之後世必謂我重獸而輕人特貰其罪帝常以臘日校獵諭從臣曰臘日出狩以順時令綏轡從禽昰非荒也回幸講武臺張樂賜羣臣飲其後獵西郊親射走兔五詔以古者蒐狩以

所獲之禽薦享宗廟而其禮久廢今可復之遂為定式
帝雅不好弋獵詔除有司行禮外罷近甸遊畋五方所
畜鷹犬並放之諸州不得以鷹犬來獻已而定難軍節
度使趙保忠獻鶻一號海東青詔還賜之獵日但命諸
王畧畋近郊而五坊之職廢矣
太宗本紀太平興國五年三月丙午幸水磑因觀魚九
月壬戌畋近郊十二月庚辰發大名府因校獵　六年
十二月己卯畋近郊　七年十二月丙申狩近郊

李燾長編太宗雍熙二年十一月詔曰三田之制其一田乾豆謂腊之以供祀也近以率遵時令蒐狩郊畿既親射以獲禽宜奉先而登俎其以田獵親獲獸付所司薦享太廟著于令

太宗本紀雍熙四年秋七月丙寅幸講武池觀魚冬十二月庚戌畋于近郊

端拱元年冬十月癸未詔罷遊獵五坊所畜鷹犬並放之諸州毋以為獻

淳化五年十二月丙戌命諸王畋近郊

真宗本紀咸平三年十二月戊申狩近郊以親獲禽獻

太廟

文獻通考三年十二月以獵獲狐兎薦廟之餘賜中書

樞密院

宋史真宗本紀咸平四年十一月庚寅畋近郊

景德三年十二月乙酉狩近郊以親獲兎付有司薦廟

大中祥符三年二月己亥禁方春射獵每歲春夏所在

長吏申明之

禮志真宗詔教駿所養鷹鶻量留十餘以備諸王從時展禮禁圍草地許民耕牧

仁宗本紀五年十月庚午幸瓊林苑遂畋楊村遣使以所獲馳薦太廟召父老賜以飲食茶帛

文獻通考慶歷五年兵部員外郎直集賢院李東之言祖宗校獵之制所以順時令而訓戎事也陛下臨御以來未嘗講修此禮願詔有司草儀注擇日命殿前馬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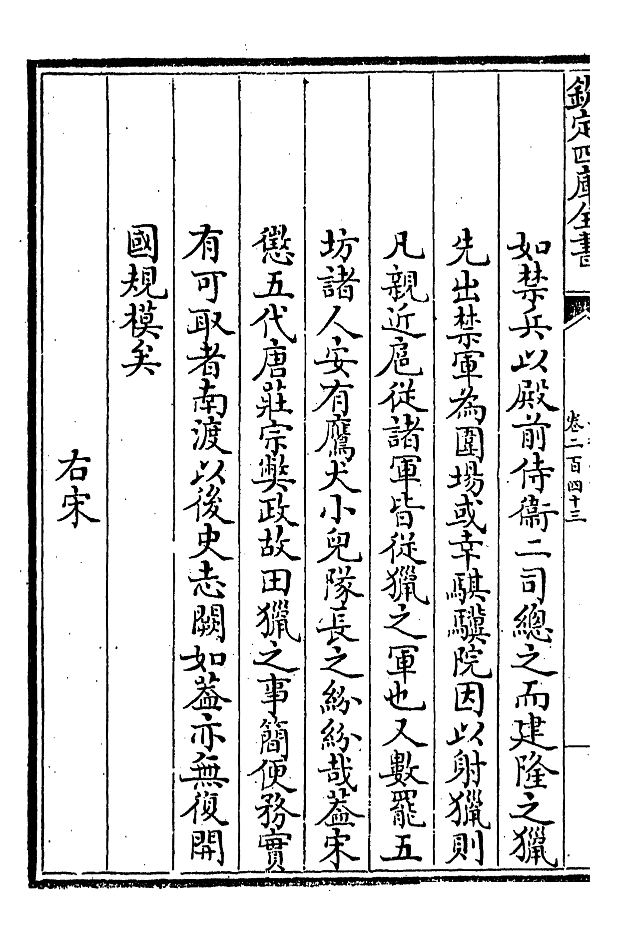
軍司互出兵馬以從獮于近郊詔樞密院討詳先朝校
獮制度十月御内東門賜從官酒三行奏鈞容樂幸瓊
林苑門賜從官食遂獮於楊村燕幄殿奏教坊樂遣使
以所獲麞兔馳薦太廟既而召父老臨問賜以酒食茶
絹及賜五坊軍士銀絹有差
宋史仁宗本紀六年十一月辛丑畋東韓村乘輿所過
及圍内田蠲租一年
禮志六年復獮于城南東韓村自玉津園去輦乘馬分

騎士數千爲左右翼節以鼓旗合圍場徑十餘里部隊相應帝按轡中道親挾弓矢屢獲禽焉是時道傍居人或畜狐兎鳧雉驅塲中帝謂田獵以訓武事非專所獲也悉縱之免圍内民田一歲租仍召父老勞問其後以諫者多罷獵近甸自是終靖康不復講

仁宗本紀慶歴七年三月罷出獵

高宗本紀紹興二十年二月庚戌禁民春月捕鳥獸

蕙田案宋史兵志不及田獵事然考其經制



如禁兵以殿前侍衛二司總之而建隆之獵先出禁軍為圍場或幸騏驥院因以射獵則凡親近扈從諸軍皆從獵之軍也又數罷五坊諸人安有鷹犬小兒隊長之紛紛哉葢宋懲五代唐莊宗獘政故田獵之事簡便務實有可取者南渡以後史志闕如葢亦無復開

國規模矣

右宋

遼史營衛志遼國盡有大漠浸包長城之境因宜為治秋冬違寒春夏避暑隨水草就畋漁以為常四時各有行在之所謂之巴納春曰鴨子河濼皇帝正月上旬起牙帳約六十日方至天鵝未至卓帳氷上鑿氷取魚氷泮乃縱鷹鶻捕鵝鴈晨出暮歸從事弋獵鴨子河濼東西二十里南北三十里在長春州東北三十五里四面皆沙堝多楡柳杏林皇帝每至侍御皆服墨綠色衣各備連鎚一柄鷹食一器刺鵞錐一枚于濼周圍相去各

五七步排立皇帝冠巾衣時服繫玉束帶于上風望之
有鵞之處舉旗探騎馳報遠泊鳴鼓鵞驚騰起左右圍
騎皆舉幟麾之五坊擎進海東青鶻拜授皇帝放之鶻
擒鵞墜勢力不加排立近者舉錐刺鵞取腦以飼鶻救
鶻人例賞銀絹皇帝得頭鵞薦廟羣臣各獻酒果舉樂
更相酬酢致賀語皆插鵞毛于首以為樂賜從人酒徧
散其毛弋獵網鉤春盡乃還夏巴納無常所多在圖爾
山道宗每歲先幸黒山拜聖宗興宗陵賞金蓮乃幸子

河避暑圖爾山在黑山東北三百里近饅頭山黑山在慶州北十三里上有池池中有金蓮子河在圖爾山東北三百里懷州西山有清凉殿亦為行幸避暑之所四月中旬起牙帳卜吉地為納涼所五月末旬六月上旬至居五旬與北南臣僚議國事暇日遊獵七月中旬乃去秋巴納曰伏虎林七月中旬自納涼處起牙帳入山射鹿伏虎林在永州西北五十里嘗有虎據林傷害居民畜牧景宗領數騎獵焉虎伏草際戰慄不敢仰視上

舍之因號伏虎林每歲車駕至皇族而下分布濼水側伺夜將半鹿飲鹽水令獵人吹角效鹿鳴既集而射之謂之舐鹼鹿又名呼鹿冬巴納　曰廣平淀在永州東南三十里本名白馬淀東西二十餘里南北十餘里地甚坦夷四望皆沙磧木多榆柳其地饒沙冬月稍煖牙帳多于此坐冬與北南大臣會議國事時出校獵講武兼受南宋及諸國禮貢皇帝牙帳以槍為硬寨用毛繩連繫每帳下黑氊傘一以庇衛士風雪槍外小氊帳一層

每帳五人各執兵仗為禁圍南有省方殿殿北約二里

曰壽寧殿皆木柱竹榱以氈為蓋彩繪韜柱錦為壁衣

加緋繡額又以黃布繡龍為地障窻槅皆以氈為之傅

以黃油絹基高尺餘兩廂廊廡亦以氈蓋無門戶省方

殿北有鹿皮帳帳次北有八方公用殿壽寧殿北有長

春帳衞以梗寨宮用契丹兵四千人每日輪番千人祗

直禁圍外卓槍為寨夜則拔槍移卓御寢帳周圍拒馬

外設鋪傳鈴宿衞每歲四時周而復始

禮志獵儀獵十二月辰日前期一日詔司獵官選獵地其日皇帝皇后焚香拜日畢設圍命獵夫張左右翼司獵官奏成列皇帝皇后陞舉多羅倫穆騰以酒二尊盤飧奉進北南院大王以下進馬及衣皇帝降輿祭東畢乘馬入圍中皇太子親王率羣臣進酒分兩翼而行皇帝始獲兎羣臣進酒上壽各賜以酒至中食之次親王大臣各進所獲及酒訖賜羣臣飲還宫應歷元年冬漢遣使來賀自是歲以爲常儀統和中罷之

太祖本紀 天贊三年十月獵約囉山獲野獸數千以充軍食十一月射虎于烏蘭實呼山抵霸室山六百餘里且行且獵日有鮮食軍士皆給

太宗本紀會同三年九月庚午侍中崔窮古言晉主聞陛下數遊獵意請節之上曰朕之遊畋非徒縱樂所以練習武事也乃詔諭之

郭襲傳景宗即位數遊獵襲上書諫曰昔唐高祖好獵以蘇世長諫罷史稱其美伏念聖祖創業艱難修

德布政宵旰不懈穆宗遑無厭之欲不恤國事天下愁怨陛下繼統海内翕然望中興之治十餘年間征伐未已而寇賊未除年穀雖登而瘡痍未復正宜戒謹修省以懷永圖側聞恣意遊畋萬一有銜橛之變搏噬之虞悔將何及況南有彊敵伺隙而動閫之得無生心乎伏望陛下節從禽酣飲之樂為生靈社稷計則有無疆之休上覽而稱善

聖宗本統統和十四年正月漁于潞河十一月詔諸軍

官毋得非時田獵妨農十五年八月獵于平地松林皇
太后諭曰前聖有言欲不可縱我兒為天下主馳騁田
獵萬一有銜橛之變適貽予憂宜深戒之
興宗本紀重熙十七年閏正月射虎于哈爾喜
右遼
金史太祖本紀收國元年三月辛未獵于寥晦城　二
年九月己亥上獵近郊
熙宗本紀皇統二年正月己亥上獵于來流河十二月

壬申上獵于哈雅愛滿路癸未還　四年九月乙酉上如東京壬子獵于沙河射虎獲之十一月己酉上獵于海島　九年十一月癸巳上獵于和囉和屯

世宗本紀大定三年八月勑殿前都㸃校唐古徳温重九出獵國朝舊俗今扈從軍二千不無擾民可嚴爲約束仍以錢萬貫分賜之九月秋獵十月冬獵十二月獵于近郊所獲薦山陵自是歲以爲常　九年三月尚書省定網捕禽獸法或至徒上曰以禽獸之故而抵民以

法是重禽獸而輕民命也自今有犯可杖而釋之　十年七月秋獮放圍場役夫詔扈從糧食並從官給又勑扈從人縱畜牧蹂踐禾稼者杖之仍償其直　二十五年十月禁止上京等路大雪及含胎時採捕十一月詔豺未祭獸不許採捕冬月雪尺以上不許用網及蘇克蘇恐盡獸類

梁蓑傳世宗將幸金蓮川蓑上疏極諫曰陛下神武善騎射舉世莫及銜橜之變猛摯之虞姑置勿論設于行

獵之際烈風暴至塵埃漲天宿霧四塞跬步不辨以致翠華有崤陵之避襄城之迷百官狼狽于道途衛士參錯于隊伍當此宸衷寧無戒悔臣又聞陛下于合圍之際麋鹿充牣圍中壯而大者纔取數十以奉宗廟餘皆縱之不欲多殺是陛下恩及禽獸而未及隨駕衆多之臣庶也議者謂前世守文之主生長深宫畏見風日彎弧上馬皆所不能志氣弱懦筋力拘柔臨難戰懼束手就亡陛下監其如此不憚勤身遠幸金蓮至於松溪名

為坐夏打圍實欲服勞講武臣愚以為戰不可忘獵不可廢宴安鴆毒不可懷然事貴適中不可過當今過防驕惰之患先蹈萬有一危之途何異無病而服藥也況欲習武不必度關涿易雄保順薊之境地廣又平且在邦域之中獵田以時誰曰不可伏乞陛下發如綸之音回北轅之轍塞鷄鳴之路安處中都不復北幸宗社無疆之休天下莫大之願也世宗嘉納遂為罷行

章宗本紀大定二十九年正月癸巳即皇帝位六月辛

夘修起居注完顔烏哲知登聞檢院孫鐸皆上書諫罷
圍獵上納其言九月丙子獵于近郊戊寅監察御史焦
旭劾奏大傅克寧右丞相襄不應請車駕田獵上曰此
小事不須治之十月丙申冬獵

明昌元年春正月丁巳制諸王任外路者許游獵五日
過此禁之仍令禁約人從毋擾民六月丙申遣諸王凡
出獵毋越本境八月丁未獵于近郊十月丁未獵于近
郊十一月丙子冬獵十二月壬午免獵田今年税　二

年十二月甲申獵于近郊　三年二月甲戌朔勑明安穆昆許于冬月率所屬户田獵二次每出不得過十日丁酉獵于近郊九月己卯如秋山免圍場經過人户今歲夏秋租稅之半曾當差役者復一年十月己巳獵于近郊　四年正月癸巳諭點檢司行宫外地及圍獵之處悉與民耕種禁地聽民持農器出入丙申東京路副使王勝進鷹遣諭之曰汝職非輕民間利害官吏邪正畧不具聞而乃以鷹進此豈汝所職也後毋復爾二月

癸丑獵于桃村淀十二月丙辰獵于近郊　五年六月己亥出獵登呼圖巴山酹酒再拜冨王承升以下進酒七月戊辰獵于和齊寛一發貫雙鹿是日獲鹿二百二十二賜扈從官有差辛巳次羅衮呼賓布是日上親射獲黄羊四百七十一閏十月乙亥獵于近郊

永安元年八月己酉獵于近郊　三年八月辛未獵于近郊癸酉獵于香山九月乙巳獵于近郊十月庚午獵于近郊十一月甲寅冬獵十二月甲子獵于酸棗林大

風寒罷獵凍死者五百餘人　四年八月己巳獵于近郊壬申獵于香山丁丑獵于近郊　五年七月甲戌獵于近郊十月丁未獵于近郊

泰和元年正月辛未上以方春禁殺含胎兔犯者罪之告者賞之十二月壬寅獵于近郊　二年十月丙戌獵于近郊十二月戊寅冬獵　三年七月庚辰獵于近郊十一月丁丑冬獵以獲兔薦山陵　五年七月丙子定圍場誤射中人罪　六年十月甲子獵于近郊　七年

二月己未獵于近郊九月丙戌獵于近郊十月丙辰獵于近郊十一月甲午獵于近郊

衛紹王本紀大安二年十一月獵于近郊

宣宗本紀貞祐二年九月戊子禁軍官圍獵　三年九月丁卯以秋稼未穫禁軍官圍獵

元光元年十月甲申上獵于近郊詔免百官迎送且勿令治道以勞百姓　二年十月乙亥制行樞密院及元帥府農隙之月分番廵徼校獵月不過三次丁丑上獵

于近郊乙酉上獵于近郊
哀宗本紀正大四年十月壬戌外臺監察御史諫獵上
怒以邀名賣直責之十一月丁酉獵于近郊　六年十
二月罷附京獵地百里聽民耕稼
癸辛雜識北客云北方人打圍凡用數萬騎各分東
西而往凡行月餘而圍始合蓋不啻千餘里矣旣合
則漸束而小之圍中之獸皆悲鳴相弔獲獸凡數十
萬虎狼熊羆麋鹿野馬豪猪狐狸之類皆有之特無

兔耳獵將竟則開一門廣半里許俾餘獸得以逸去不然則一網打盡來歳無遺種矣又曰未獵之前隊長去其頭帽於東南方開放生之門如隊長復帽則其圍復合衆始獵耳此亦湯王祝網之意也

右金

元史兵志元制自御位及諸王皆有實保齊葢鷹人也是故捕獵有戸使之致鮮食以薦宗廟供天庖而齒革羽毛又皆足以備用此殆不可闕焉者也然地有禁取

有時而違者則罪之春冬之交天子或親幸近郊縱鷹隼搏擊以為遊豫之度謂之飛放故鷹房捕獵皆有司存而打捕鷹房人戶多取析居放良及漏籍孛蘭奚還俗僧道與凡曠役無賴者及招收亡宋舊役等戶為之其差發除納地稅商稅依例出軍等六色宣課外並免其雜泛差役自太宗乙未年抄籍分屬御位下及諸王公主駙馬各投下及世祖時行尚書省嘗重定其籍厥後永為定制焉

太宗本紀二年庚寅春帝與圖類 獵于烏爾罕河 四年壬辰冬十一月獵于納琳齊拉衮之野 五年癸巳秋八月獵于伯藾之地 六年甲午冬獵于托卜罕地九年丁酉春獵于齊齊克察罕之濼冬十月獵于野馬川 十年戊戌夏帝獵于齊齊克察罕之濼 十一年己亥春復獵于齊齊克察罕之濼 十三年辛丑春二月獵于齊齊克察罕之濼十一月丁亥大獵齊齊克察罕

定宗本紀元年丙午冬獵黄羊於野馬川

憲宗本紀三年癸丑春正月帝獵于齊齊克察罕之地

四年甲寅春帝獵于齊齊克察罕夏幸伊爾穆爾齊之地冬

大獵于額默根哈爾察海之地　八年五月皇子阿蘇

岱因獵獨騎傷民稼帝見讓之遂撻近侍數人士卒有

拔民葱者即斬以徇由是秋毫不敢犯

世祖本紀中統三年冬十月乙丑禁京畿田獵

至元元年秋七月陝西獵户移獵商州冬十月乙巳禁

上都畿内捕獵　二年四月戊子禁北京平灤等處人

捕獵　三年十月申禁京畿畋獵　四年十一月申嚴
京畿畋獵之禁七年七月命達嚕噶齊烏蘭濟達給上
都扈從畋獵糧　九年冬十月己亥敕自七月至十一
月終聽捕獵餘月禁之　十年正月己未禁鷹坊擾民
九月辛巳遼東飢弛獵禁戊子禁京畿五百里内射獵
己丑敕自今秋獵鹿豕先薦太廟　十二年二月敕輝
和地春夏毋獵孕字野獸十月辛丑弛北京義錦等處
獵禁　十四年八月車駕畋於上都之北冬十月辛酉

弛益州獵禁　十七年春正月丁卯畋近郊　十八年春正月丁未畋於近郊五月禁高麗金羅等處畋獵擾民者九月癸亥朔畋于近郊　十九年春正月丙子車駕畋于近郊三月丙戌禁益都東平沿淮諸郡軍民官捕獵冬十月庚寅以歲時不登聽諸軍捕獵於汴梁之南　二十二年春正月丙申帝畋于近郊七月癸酉詔禁捕獵　二十三年十一月敕禽獸字孕時無畋獵　二十四年二月甲午畋于近郊乙未禁輝和地禽獸孕

孳時畋獵閏二月乙丑畋于近郊　二十五年春正月弛遼陽漁獵之禁惟毋殺孕獸丙午畋于近郊二月敕江淮勿捕天鵞弛魚濼禁三月甲午禁捕鹿羔　二十七年三月乙巳中山畋户飢給六十日糧九月申嚴漢人畋獵之禁　二十八年十一月武平平灤諸州飢弛獵禁其孕孳之時勿捕　二十九年二月丁卯畋于近郊戊子禁杭州放鷹

成宗本紀大德元年三月癸酉畋于柳林丁亥禁正月

至七月捕獵大都八百里內亦如之五月丁丑禁民間捕鸞鷹鶻八月丁未命諸阿濟格自今出獵悉自供具毋傷民力十一月癸亥詔自今畋獵始自九月閏十二月弛湖泊之禁仍聽正月捕獵　二年二月己巳畋于漷州　五年冬十月丙戌以歲飢禁醲酒弛山澤之禁聽民捕獵　七年二月真定路飢賑鈔五萬錠仍諭諸王小薛及鷹師等毋于真定近地縱獵擾民

武宗本紀至大元年十一月辛巳罷益都諸處哈喇齊

等狩獵　三年秋七月立河南打捕鷹坊魚課都提舉司秩正四品八月甲子獵於瑪固諾爾之地十一月以益都寧海等處連歲飢罷鷹坊縱獵其餘獵地並令禁約以俟秋成

仁宗本紀　至大四年三月仁宗即位四月禁鷹坊擾民九月復置中宫位下齊哩克昆諸色民匠打捕鷹坊都總管府秩正三品十二月禁人持弓矢兵器田獵

皇慶元年五月諸王托果斯哈雅黙色以農時出獵擾民

敕禁止之自今十月方許出獵　二年七月諸被災地

並弛山濼之禁獵者毋入其境

延祐二年四月乙巳車駕幸上都宣徽院以供尚膳遣

人獵于歸德敕以其擾民特罷之　三年春正月以真

定保定鷹飢禁畋獵三月鷹坊博囉等擾民於大同敕

拘還所奉璽書禁天下春時畋獵　五年三月庚午立

諸王鄂囉木烏遜部打捕鷹坊諸色人匠齊哩克昆總管府

秩從四品　六年十一月中書省臣言曩賜諸王阿濟

格鈔三萬錠使營子錢以給畋麇膳毋取諸民今其部
阿勒呼木等出獵恣索於民且爲姦事宜令宗正府刑部
訊鞫之以正典刑制曰可
英宗本紀至治元年二月丁巳畋于柳林　三年二月
癸酉畋于柳林
泰定帝本紀泰定二年春正月乙未以畿甸不登罷春
畋　三年八月甲午以災變罷獵辛丑次中都畋于翁
果察圖之地　四年二月壬午狩于漷州

致和元年正月乙卯帝將畋獵柳林御史王獻等以歲飢諫帝曰其禁衛士毋擾民家命御史二人巡察之

文宗本紀天歷二年正月癸酉敕罷今歲柳林畋狩十一月甲子止鷹坊毋獵畿甸

至順元年二月庚寅立諸色民匠打捕鷹坊都總管府秩正二品十一月知樞密院事雅克布琳請依舊制全給鷹坊芻粟使毋貧乏帝曰國用皆百姓所供當量入為出朕豈以鷹坊失所重困吾民哉不從戊戌立打捕鷹

坊紅花總管府於遼陽行省秩正四品十二月癸酉詔宣忠扈衛親軍都萬户府凡立營司境内所屬山林川澤其鳥獸魚鱉悉供内膳諸獵捕者坐罪甲戌賑遼陽行省所居鷹坊户糧一月　二年八月丁巳命郯王巴延特穆爾圍獵于撫州

順帝本紀至元三年春正月戊午帝獵于柳林凡三十五日秋七月癸卯車駕出獵　四年十二月庚午車駕獵于柳林

蒐田案元代最重田事史志所紀御位下打

捕鷹房官至一千二百餘户諸王位下打捕

鷹房官幾至千户約計天下州縣所設獵户

幾三萬三千餘户既非隷籍之兵又非屯田

之卒姦民未免寄食于其中以擾害閭閻矣

明大政紀永樂二十年五月乙酉車駕度偏嶺命將士

獵于道傍山下上顧從臣曰朕非好獵顧士卒隨朕征

討道中唯畋獵可以馳馬揮戈振揚武士作其驍勇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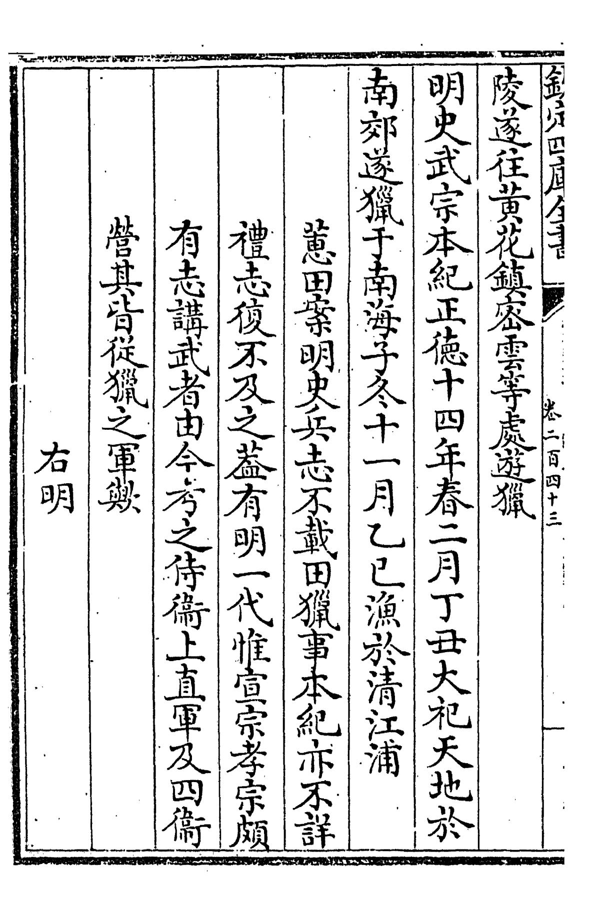
氣耳

明史宣宗本紀宣德四年十月甲午閲武于近郊乙未獵于峪口戊戌還宫　五年十月丙子廵近郊己夘獵于岔道丙戌至洗馬林徧閲城堡兵備壬辰還宫　九年九月癸未自將廵邊乙酉度居庸關丙戌獵于岔道丁酉至洗馬林閲城堡兵備己亥大獵冬十月丙午還宫

王圻續通考明英宗天順二年十月上校獵南苑苑在

京城南二十里方一百六十里苑中有按鷹臺臺旁有三海皆元之舊也本朝闢四門繚以周垣獐鹿雉兔甚多設海戶千餘守視自永樂定都以來歲時蒐獵於此亦所以訓武也是日上親御弓矢命勳戚武將應詔馳射獲輒獻之既畢賜酒饌以所獲分賜從臣而歸

大政紀正德十二年正月上獵南海子九月二十七日上獵大同陽和衛城天雨雹軍士有死者是夜又星隕明日駕赴大同　十三年四月上親詣天壽山祭告六



陵遂往黃花鎮密雲等處遊獵

明史武宗本紀正德十四年春二月丁丑大祀天地於南郊遂獵于南海子冬十一月乙巳漁於清江浦

蕙田案明史兵志不載田獵事本紀亦不詳禮志復不及之葢有明一代惟宣宗孝宗頗有志講武者由今考之侍衛上直軍及四衛營其皆從獵之軍歟

右明

周禮夏官大司馬仲春教振旅遂以蒐田火弊獻禽以祭社注火弊火止也春田主用火因焚萊除陳草皆殺而火止　疏火弊者謂田止也

司爟掌行火之政令時則施火令注焚萊之時　野焚萊則有刑罰焉注野焚萊民擅放火　疏野焚萊有罰者大司馬仲春田獵云火弊鄭云春田主用火因除陳生新則二月後擅放火則有罰也

蒐田案施火令謂昆蟲既蟄以後刑焚萊謂春田火弊以後也

牧師凡田事贊焚萊注焚萊者山澤之虞　疏山虞二月焚萊除陳生新

禮記王制昆蟲未蟄不以火田注謂未十月之時十月則得火田故羅氏云蜡則作羅襦注云今俗放火張羅從十月以後至仲春皆得火田若陶鑄之火則季春出火季秋內火案春秋傳三月鄭人鑄刑鼎士文伯曰火未出而作火鄭其有災乎刑鼎則陶鑄也

蒐田案疏云十月至仲春皆得火田此正司爟修火令之時也與季春出火季秋内火無

涉

月令仲春之月毋焚山林

方氏慤曰毋焚山林主田者言之也

蒐田案孔疏十月至仲春皆得火田此云毋

焚山林者葢已在日夜分之後春蒐火弊獻

禽已畢司爟所謂野焚萊者有罰時也

郊特牲季春出火爲焚也注謂焚萊也凡出火以火出然後簡其車

賦而歷其卒伍而君親誓社以習軍旅左之右之坐之

起之以觀其習變注君親誓社誓吏士以習軍旅旣而遂田以祭社也言祭社則此是仲春

之禮也仲春以火田田止弊火然後獻禽至季春火出而民乃用火今云季春出火乃後誓社記者誤也疏

祭社既用仲春此出火爲焚當在仲春之月令云季春者以季春之時民始出火遂以爲天子諸侯用焚亦在季

春故誤為季春當為仲春也出火以火出者案春秋火出為夏三月此出火者謂陶冶之火故左氏昭六年鄭人鑄刑書火未出而用火士文伯譏之若田獵之火則昆蟲蟄後得火田以至仲春也案司爟云季春出火民咸從之作記之人謂為焚萊祭社故稱季春

春秋桓公七年春二月乙亥焚咸丘注焚火田也咸丘魯地譏盡物故書

疏以火焚地明為田獵故知焚是火田也不言蒐狩者以火田非蒐狩之法而直書其焚以譏其盡物也禮記王制云昆蟲未蟄不以火田則是已蟄得火田也又爾雅釋天云火田為狩似法得火田而譏其焚者說爾雅者李巡孫炎皆云放火燒草守其下風周禮羅氏蜡則作羅襦鄭云襦細密之羅此時蟄者畢矣可以羅網圍取禽也今俗放火張羅其遺教然則彼火田者直焚其一叢一聚羅守下風非謂焚其一澤也禮天子不合

圍諸侯不掩羣尚不盡取一羣豈容幷焚一澤知其譏盡物故書也沈氏以周禮仲春火弊謂夏之仲春今周之二月乃夏之季冬故譏其盡物義亦通也

蕙田案疏解火田之說是

爾雅釋天火田為狩注放火燒草獵亦為狩疏與冬獵同名故云亦也

蕙田案冬獵曰狩火田在昆蟲既蟄之後亦冬獵也狩不必皆火田而火田常在冬時故二者同名春秋書焚咸丘于春二月於夏時為季冬非譏其不時譏其盡物也

陳氏禮書建辰之月鶉火見于南方則令民出火所謂季春出火是也建戌之月火伏于日下故令民納火所謂季秋納火是也司爟仲春修火禁以火未出而不可以作火故也王制昆蟲未蟄不以火田以火伏而后蟄者畢故也然葢春啟蟄而周禮中春之田有火弊者焚圃草以田可也焚山林以田不可也月令仲春禁焚禮也郊特牲季春出火爲焚非禮也春秋之時楚子田使齊侯載燧此火田之所用者歟

蒐田案周禮司爟四時變國火此鑽燧之火順陰陽之衰旺以為變改之宜所以平飲食也季春出火季秋内火此陶冶之火視心星之伏見以為出内之候所以利器用也王制昆蟲未蟄不以火田爾雅火田曰狩此田獵之火視昆蟲之動蟄以為焚萊之節所以仁庶物也鑽燧之火四時不廢陶冶之火用於夏至季秋而納之田狩之火用於冬至中春

而禁之三者各為一事全不相涉火田之令自孟冬閉蟄而始至中春蒐田而止大司馬云火弊火弊者火止也火止則焚山林有禁矣月令之文與周官互相發明郊特牲云季春出火為焚也葢誤合出火與焚萊而一之鄭注駁之最是陳氏禮書於此處似未明晰故其言多䲨突後世如遼道宗清寧二年詔曰方夏長養鳥獸孳育之時不得縱火於郊

其有合於昆蟲未蟄不以火田之義者矣

右火田附

五禮通考卷二百四十三